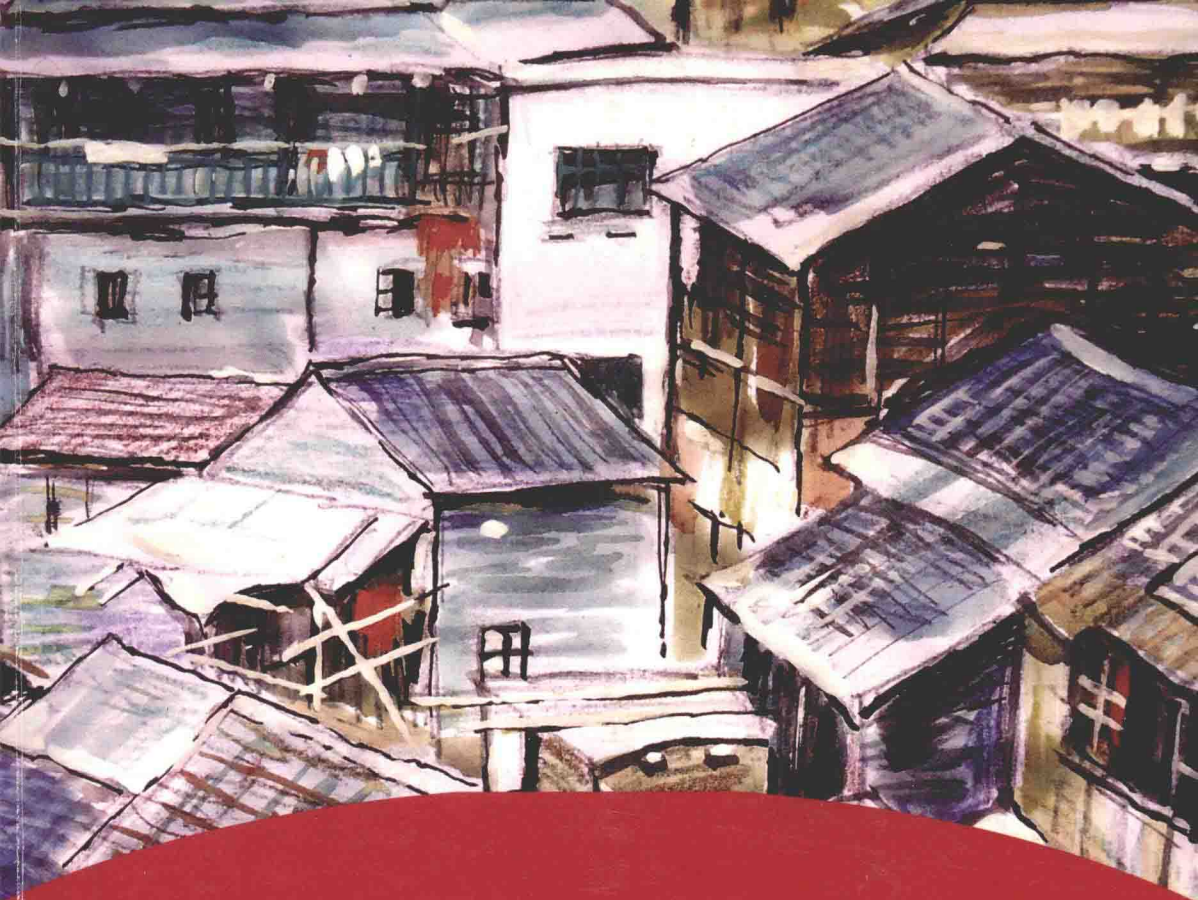




谷音 著

三兄弟

他们的是是非非，
组成了人生百态的「清明上河图」，
更多人生百态，尽在《三兄弟》。

漓江出版社

谷音
著

三兄弟

漓江出版社
桂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兄弟/谷音 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2015. 11

ISBN 978-7-5407-7622-0

I. ①三… II. ①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83320 号

责任编辑:郁陈琳

封面设计:秋水

封面绘图:史建期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-55087201-833

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:253000)

开本:787mm×1092mm 1/16

印张:26.5 字数:370 千字

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4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4-2671218)

6月6号，这个被华夏子孙誉为“六六大顺”的吉祥日子，在公元1966年的这一天，却全然颠了个过。泱泱中华，云谲波诡，平地惊雷。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炫张力量，说不清道不明，轻而易举地掀起了一浪赶过一浪的超十二级风暴。那狂飙搅和着烈炎，恣肆横虐，儿戏般地将堂堂汉子六尺之躯凌空翻卷，毫不费力地把芸芸众生的灵魂烤化摄净。整座城市弥漫起呛人刺鼻的火药味，闪烁着光怪陆离的西洋镜。不过，这一天对于方中平、刘长顺、杨天石三个年轻人来说，那可称得上是一个特殊的纪念日。

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：省矿业学院的几百名学生，从广播里听到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。北京大学一个叫聂元梓的女人贴出了攻击校党委的大字报，《人民日报》的评论员为之大加欢呼！小将们的心头热烘烘的，急头绊脑地跟上行动起来，唰唰唰在校园里张贴出一张张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，声言要彻底揭批矿院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。看到这些横空出世的怪物，校方采取的对策是表面上佯作镇定，摆出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，暗地里却组织人马悄悄整理了这些学生的材料。这个消息不知怎么地被透露了出来，这一下像是凉水泼进了滚油锅，学生们全都炸了窝。他们成群结队，蜂拥般地涌进党委办公室，要求烧毁那些黑材料并向学生公开道歉。更加激愤的学生则纷纷冲出校门，天南海北，四下串联，几天间就得到了省内外多家高校主流学生的同情与支持。感觉到自己握有正义并且力量强大的学生，腰杆子硬邦邦的，院党委俨然成了小儿科，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省委、明州市委。

下午三时许，稍稍西斜的日头眩惑人目地照射下来。红的光焰如火箭般直冲整个大地，使得街道上的水泥地面、大型建筑物前的石阶都映发出了白光。此时的人们就跟踉伏在炙热的铅板下边差不多，哪一个都是热汗涔涔，豆瓣大的汗珠不停点地往外冒，滴到地上发出“啪嗒啪嗒”的响声。

天热地烫，比起学生们的热情来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。“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”的吼声，似惊涛骇浪，一波未平，一浪又起。学生们显然是被一种崇

高的革命理想所鼓舞，个个意气风发、斗志昂扬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就连那些水嫩嫩的女娃子都不戴草帽，任白皙的脸庞被火盆般的太阳晒得通红，人人流露出一种神圣的表情。这当儿，学生们的心里头不断地升腾起一股股豪情，充满虔诚地认定自己正在从事着世界上最伟大最光彩的事业。

紧挨着省委大门的一块地方，是冶金建筑学院学生集结的区域。这里，由于人数格外多，大家越挤越紧，差不多前胸都快贴住了后背。所有的人几乎拼成了一个整体，沸腾的热血在他们胸中不时地喷薄。一张张目光专注、凝神屏息的青春面孔饱含着兴奋，数不清的映照在日光下的脊背、肩膀和摇摆的胳膊，形成倒海翻江的激浪，豁透出汹涌排空的巨大力量。就在那海潮般的人群中，影影绰绰活跃着一个并非是学生的人物。此人年纪大抵二十岁，个头足有一米八高，体形匀称修长，脸部线条凸显出一种高雅的美姿，大有一点古罗马艺术品的风格。尤其是那一对丹凤眼，眼珠子乌黑乌黑的，眼睛上边的眉毛仿佛出于人物画家的手笔，出落得恰到好处。他的天庭相当饱满，鼻梁隆直，腮帮上沁出一层丝绒般的汗毛，显得有主意的嘴角微微上翘，一口整齐乳白的牙齿给人清洁自好的印象。他的皮肤也是白白细细的，丝毫没有掺和别的色素，以至伸出双手来总能给人一种柔美漂亮的感觉。这个美男子模样的青年叫方中平，系省属关山机械厂的一名检验工。今天他出现在这个场面不是偶然的，有一个叫齐守仁的人交代他，“亲临学生现场实地感受感受，注意不要直接卷进去，摸清第一手情况就撤”。

方中平钻进学生队伍里后，每半个小时跟他的铁杆兄弟刘长顺联系一次。那个刘长顺按照他的指示，待在相邻不远的另一群学生中间。方中平之所以这样安排，是害怕两个人在一块目标大，容易引起学生怀疑。虽说论年岁他们和学生相仿，可到底不是学生呀。

日头偏西斜了，学生们是越闹越凶。方中平随着学生不断掀起的高潮禁不住心驰神荡，时不时地跟着振臂高呼口号，来之前齐守仁的叮嘱几乎忘得一千二净了。应当说，方中平此刻的表现是自然的。只要是血气方刚的青年，裹在这般激烈豪情的氛围中，不受感染、无动于衷才怪哩。

突然间，人堆里爆起一阵骚乱，惊得方中平的眼珠子定格了。

一个貌不惊人、身形单薄的小青年不知从哪里窜出来，直冲到一个学生头头模样的人跟前，用高八度的嗓音大喊：“你们这是瞎胡闹，竟敢炮打省委来了，太不像话！”他这一嗓子，像是羊群中跑出个骆驼来，不仅令方中平怔

住了，同时也引发了四周学生的一片愤慨。他们“呼啦啦”将小青年团团包围起来，一个胖嘟嘟的女生，沙哑着嗓子操着带湖北腔的普通话，指着小青年的鼻子训斥道：“真是牛槽里多出一副马嘴，哪里来的娃子跑到这儿撒野来了？”

“你是女生，怎么还骂人？”

“骂你？像你这样的败类就该揍！”那个人高马大的学生头头说着当胸推了小青年一把。瘦弱的小青年哪里吃得消这一推，禁不住“哎哟”一声，身子向后倒去。幸亏他的后面站满了人，他被人墙拦挡，没有倒下。

学生们起哄得更厉害了，也不分男生、女生，全是一片声讨声、责骂声。其中还有几个探拳头、吐唾沫的。方中平打了个激灵，这才想起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，他判断眼前的形势估计小青年待会儿更要吃亏，便急忙抽转身，连碰带撞挤出人群去找刘长顺。

这个刘长顺，也是关山厂的工人。他长得身材四四方方，胸脯宽宽厚厚，刚满十九岁，骨骼已显得很粗壮，两只皮拳就像老虎的脚爪一样锐利难挡。他的头发剪得像刚割过的麦茬一样短，薄兮兮的嘴唇平时抿得紧紧的，可一张口出声，却是打雷般的粗豪，胆子小的人乍听到会吓得打哆嗦。他的整个脸上最有特点的是那一双眼珠子，虽然泛黄，却滴溜溜地转动灵活，放射出富于想象力的光彩。不过这种想象力缺乏文化的滋润，多是发挥在打架斗殴上边。他家三代贫农，到父亲辈上遭遇 1954 年发大水，为了保住大城市武汉，他的家乡做出牺牲，分洪被淹。洪水退后，刘长顺的父亲，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萌生了换换生存环境的心思，设法带着老婆和七岁的儿子、两岁的女儿来到城里打工。因为是农村户口，一连几年找不到正式的工作，只能在火车站扛包、搬货当杂工。好在他身强力壮，又肯吃苦，加上拼命干活，一段日子下来，除了养活四口人，还节攒了几个钱。他一分不剩地把钱全拿出来，买了名烟好酒孝敬街道居委会主任、户籍警和派出所所长。老天不负有心人，过了些日子，他的城市户口还真批下来了。有了这个派司，他雄赳赳、气昂昂走进了国有大企业关山机械厂，当上了响当当的锅炉工。怀揣着大红的工会会员证，一干就是六个年头。1963 年大年初一早上，一双儿女给他磕了头，他乐滋滋地冲老婆喊“下饺子”，喊声未落，只觉得肝区一阵撕裂般的绞痛，旋即昏了过去。吓坏了的长顺赶紧找了辆平板车把父亲拉到医院，经过一番抢救，人算醒过来了，可是医生告诉长顺，病人患肝癌已多时了，现

在的医疗水平没法救，最多能再活三个月。父亲在医院里挨了不到两个月就永远闭上了眼睛。父亲一死，家中的生活来源断了。长顺眼看就要初中毕业，也只得提前退学，在厂里的特别照顾下，不满十六岁便顶替父亲进了关山厂的大门。刘长顺虽说有了工作，可一个学徒工每月只有20块钱，加上母亲替人家做点针线活，有时贩点柿子、卖个红薯挣几个小钱，一家三口日子过得那个紧巴就甭提了。1965年方中平高中毕业，因为头上顶了个资本家成分的帽子没能考上理想的大学，招工进了关山厂。当时工厂里高中毕业生还很稀罕，他被分配当了文化程度要求比较高的检验工。每天上班，方中平事情不多，喜欢在车间里转转看看。他发现刘长顺总是闷着头干活，不爱搭理人，吃午饭时，刘长顺的饭盒里从来就没有见过肉。方中平热情地招呼刘长顺跟自己一块吃，开始刘长顺不愿意，还恶狠狠地嚷道：“怎么着，寒碜人？”方中平不介意他的话多么难听，仍是笑嘻嘻地请他动筷子。时间长了，刘长顺觉得方中平并没有其他意思，倒像是真心实意的，便大大咧咧地吃开了。方中平看到刘长顺特能吃，从此有意每天都多带上些肉菜，长顺也不客气，总是将饭盒吃了个底朝天，末了再用开水冲冲，当肉汤喝。冬去春来，两个人的友情渐渐升温，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

一天，老天爷发脾气，满世界大雨滂沱，天空迸射的水流仿佛是由一只怒不可遏的手泼下来的，呼啦啦地抽打着地面。刘长顺比平时迟了两个小时才到车间，方中平瞅见他简直像是刚刚从河里捞出来似的，浑身上下都淌着水，连忙把他拉进自己检验室的小板房，取出一套干净的工作服让他换上，关切地问道：“这么大的雨你干啥去了？有什么事情说出来，我也好帮你。”

刘长顺紧盯着方中平，这个自小不知道流泪的汉子眼圈红了：“我妈病了，我送她上医院，医生背书似的说了一长串，我只听明白了一句，我妈不行了……”

“你妈现在哪儿？”方中平打断刘长顺的话，急急地问。

“还能在哪，我妈听说没指望了，不肯再花钱，死活让我把她拉回家了。”

“走，去你家看看。”方中平用力挥挥手。

“还没到下班时间呐。”

“别等啦，我给主任请会儿假。”方中平边说，边推起自行车就往外走。刘长顺只得傻乎乎地跟在后边。

到了刘长顺家，穿着雨衣的方中平也淋得跟落汤鸡差不多。他顾不上擦

拭额头上的水珠，放大声说：“大妈，有病得看医生。长顺，把大妈扶起来，咱们上医院。”

长顺妈连连摆手，喘吁吁地说：“中平，好孩子，别替我操心啦，看病得花多少钱，我老婆子的命不值那些钱呀。”

“大妈，钱的事有我呢。”方中平说着与长顺一边一个硬是把老妈妈扶到自行车后座上。方中平推车，长顺为母亲打着伞，一路小跑赶到市中心医院。方中平预交了三百元住院费，长顺妈顺利地住进了病房。经过全面检查，长顺妈得的是急性胰腺炎，手术切除后便无大碍了。两个星期后，长顺妈病愈出院，在和煦的阳光下，她的脸上绽放着感激不尽的笑容。她把长顺叫到跟前，一字一顿地交代：“娃呀，你认下中平可是福气，这世上去哪儿找这样的好人呀。从今往后，你要拿中平当亲哥待呀。”

其实，刘长顺心里早已把方中平看作了亲哥。听妈这么一说，爽爽快快对着方中平叫了声“平哥”。也就是打那一刻起，刘长顺心甘情愿把自己这一百多斤交给了方中平，铁定无论什么事情都听平哥的。

这次跟随方中平来到省委门前，刘长顺贴进一所部属名牌大学的学生堆里看热闹。他见学生们拳头举得老高，光是嘴上喊叫，并没有什么真格的行动，觉得太不过瘾。正在手痒痒的时间，看到方中平大汗淋漓地跑过来，连忙迎上去问：“平哥，有事情？”方中平眯眼，示意他不要作声，拉着他三步并两步赶回自己蹲点的地方。

方中平离开不过两三分钟光景，小青年已经吃亏大了。他的嘴角渗着血，左眼眶青了一大片，样子相当狼狈。方中平二话没说，把刘长顺的肩膀一拍：“快，上去救那小伙子出来。”刘长顺像一个听到命令的救火队员，飞步上前，双手分开人群，一掌将一个试图拦挡的学生掀了个趔趄，抄起小青年的一只胳膊往外就走。

“哎，哎，你是干啥子的？”

“肯定是省委派的便衣警察。”

“有本事别跑啊！”学生们七嘴八舌地乱嚷。

“干什么的？干这个的！”刘长顺两只粗黑的拳头朝天一杵，算是回答也算是警告。学生毕竟还嫩，没见过真要横的，看到刘长顺膀大腰圆，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，乖乖闪开了一条道。

方中平一行仿佛鸟儿出笼，迅速地离开了学生示威的现场，三拐两拐，

折进了一条僻静的小巷，在一个有院廊的门口停住了脚。方中平深深地喘了口气，掏出一块手帕让小青年擦拭嘴角的血污，同时亲切地问道：“你是学生吗？干吗单枪匹马同他们唱反调？”

小青年擦了擦嘴角上的血，声音嘶哑地说：“我叫杨天石，是省立高中的学生。我就是看不惯那些大学生胡闹，省委是能随便反对的么？”

“不过你犯不着独自个儿来找亏吃，寡不敌众呀。”

“我想好了，就是要来冲锋陷阵。大不了挨顿打，大丈夫顶天立地，怕什么！”

听了这话，方中平不由得仔细打量起小青年来。眼前的这个娃娃个头不算高，穿着一套黄军服，军服是四个兜的，挺宽大，罩在他清瘦的身躯上显得不大合身，两只手被长长的袖管遮盖了一半。他那短式的“一边倒”头发，有一片在前额上掩覆着，给人的感觉是头颅似乎小了点，可那对大眼睛却目光锐利，俨然箭簇一样扫近瞄远，透出一股机灵和果敢。“别瞧这位小青年，外表不怎么起眼，还真有志气、有胆量。”方中平心里思忖着，一个念头飘然而至，他是有意要结交这个朋友了，遂用更加亲热的口吻说：“再怎么地，也要学会保护自己。俗话说，一个篱笆三个桩，一个好汉三个帮，干啥事情都得有帮手。你有好朋友吗？”

杨天石微微摇头：“同学中平常有几个要好的，可一到关键时候净掉链子。本来是说好几个同学一道来这儿的，临出发躲得一个人影都不见了。我算是看透了，这年头没有真正的朋友。”

“不能说得那么绝对，咱们素不相识，这位兄弟不是冒险救了你么，这不算朋友算什么呀？”方中平话说得在理，脸上也是一副诚挚可掬的表情。

杨天石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没有谢谢人家，甚至连人家姓啥都没有问，真是太失礼了。想到这儿，他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净顾了讲自己，连二位尊姓大名都不曾问，以后感恩图报去哪儿寻庙门呀。”

“好兄弟，快别说叫人汗颜的话。君子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是本分呐。我叫方中平，救你的这位叫刘长顺，我俩都是关山厂的工人。”杨天石“啪”地一个立正，模仿军人的姿态，向方中平、刘长顺各行了一个挺标准的军礼。

“别，别，刚才说了，咱们是好兄弟，做点啥都是应该的，千万不用客气。”平常从来没有人给方中平敬过军礼，猛地见到一个军礼，弄得他有点手足无措了。

方中平开口兄弟闭口兄弟，燃起了杨天石心内的火焰。他平素爱看《水浒传》，对梁山泊好汉结伙聚义、称兄道弟那一套心向往之。今天自己难中偶遇这两个人，第一印象十分不错。人家是既讲义气，又懂礼仪，要是能和这样的人兄弟相称，当是平生一大快事。心里有了这种念想，嘴头不由得兴冲冲地说道：“今天咱们在此不期而遇，要说也是缘分。我看二位，既是好人，又非庸俗之辈，值得敬重。若不嫌弃我这个小弟弟稚嫩，咱哥仨学习古人，结拜成兄弟咋样？”

“好啊，这是天大的好事！”刘长顺“啪”地一拍大腿，百分之二百地赞成。他原本早就想跟方中平义结金兰，曾经提过好几次，可方中平不知什么原因就是不吐口。今儿个见杨天石冒出这种话来，正中下怀，得美美再烧上一把火。

方中平日不转睛地审视着杨天石，他感觉得到面前这个小青年的提议是发自内心的。过去刘长顺提及此事时，自己不表态，主要是因为两个人少了点，思忖再碰上一两个合适的好行其事。如今天上掉下来个杨天石，三人成众，来个新时代的“桃园三结义”人数正好。不过，按照平日里自己深思熟虑的想法，长顺单纯可靠，但是家世贫寒，没有文化，他的作用也就是需要时冲冲打打，派不上大用场。瞅着杨天石那身军装，他脱口问道：“天石，你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

“我爸在省军区工作，是政治部主任。”

“噢，肩上是一颗金星还是两条杠杠四颗星？”

“两杠四星，大校。”

“那也是高干了，你妈妈做什么呢？”

“在军区医院，是医生。”

“太好了！”方中平非常满意这个答案，情不自禁拍起手来。

“平哥，你说啥太好了？”刘长顺不明白方中平的意思，蛮有兴趣地问道。

方中平当然不能全盘托出心里的真实想法，他眨眨眼，虚应一声：“我说天石的提议太好了。”说着，朝杨天石挥挥手：“就按你说的，咱说办就办。走，找一家酒馆去。”

为了遴选一家方中平中意的酒馆，他们穿过了南北几条大街，进了五家门，出来了五次，最终在城西一家不算特别大却派头十足的酒馆门前落了脚。这家酒馆有一个怪怪的名字叫“红房子”，是一座两层楼的西洋巴洛克式建

筑，楼后边还有一个很大的花园。酒馆店名突出一个“酒”字，实际上是中西餐都有的洋饭店。酒馆的二楼全是包间和雅座，据说桌椅都是镶嵌有海南黄花梨的，贵族气势甚浓。楼下是普座，装饰得也相当讲究。四面墙上贴着由淡蓝色瓷砖拼成的嘉木花果图案，屋顶天花板上嵌着一块块明亮的镜子，几缕柔和的灯光反射下来，辉映出酒馆的全貌。一张张用餐的长方形桌子，上面铺着浆得硬挺挺的浅黄色台布，台布上边印着酒馆的名称。桌面上摆放有序的镀银器皿闪闪发光，透出一种富丽堂皇的风韵。进得酒馆，三人瞪着眼楼上楼下看西洋景似的走了一圈，方中平最后挑了楼下最里面的一张桌子，刘长顺张口要了六瓶啤酒、六样小菜，说是取个六六大顺的意思。

由于还没有到吃晚饭的饭口，酒馆里的顾客稀稀疏疏。尽管这样，方中平还是压低了声音说：“咱们互相通报一下年庚，我是1946年10月生，二十岁。”

“我1947年9月生，十九岁。”“我1949年元月生，十七岁半。”刘长顺和杨天石学着方中平的腔调，声音不高却铿锵有力地說道。

“这样的话，我当仁不让，是大哥了。”方中平说完这句话，酒菜上来了。他打开一瓶酒，将泛着泡沫的啤酒倒进三只漂亮的磨花玻璃杯中，举起中间的一杯酒说：“今日咱仨‘会桃花之芳园，叙天伦之乐事’，快哉！不过，咱们是现代青年，结拜兄弟也要有现代品格，不搞昔日歃血为盟、焚香磕头的那一套。”说到这儿，方中平的目光快速地扫过两人，杨天石是频频点头，刘长顺没有什么明显的表示，只是不眨眼地盯着方中平。方中平的口气变得严肃起来，“还有，今日之事是咱们兄弟之间的秘密，只能咱们三个人知道，对旁的任何人都不能透露，包括自己的父母。我这么讲，你俩同意不？”

刘天顺、杨天石霍地站起来，同时端起酒杯，齐声道：“一切听大哥的。”

“好，咱先碰杯，然后一口气喝干。”三颗跃动着青春活力的脑袋仰起，随着一杯清冽爽口的啤酒“咕咚”下肚，他们成兄弟了。

三个人从酒馆里出来，外边已经是华灯初上、星河灿烂。杨天石跟方中平仍然是情意浓浓、难舍难分。眼见天色晚了，方中平用大哥的身份发话道：“大丈夫志在四方，岂能学儿女情长。现在咱们分手，各自回家，免得家人操心。”大哥的话还真管用，两个小兄弟对视一眼，乖乖地道别离去。方中平直等到他们的背影完完全全消失了，这才掉转身子，大步而去。不过，他不是朝着家的方向走，而是三步并两步地向着齐守仁家奔去。这齐守仁何许人也，方中平同他又是何种关系，需要从头说起。

论起方中平的祖辈，那也是明州城里声名显赫的大户人家。他家曾祖辈上，连续四世在大清王朝出仕为官，官衔最大的直做到礼部侍郎。到其祖父时，家道中落。具有维新思想的祖父，漂洋过海，到日本去留学。在那里，开始追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。辛亥革命成功，祖父喜滋滋地来到南京，要圆自己那个民主、富强的建国梦。岂料在北京当上了大总统的袁世凯，没过几天日子竟然乾纲独断，明里暗里闹开帝制。他像一个被针扎了的气球，“嗤嗤嗤”地瘪了下来。后来他又打起精神，投身到反对袁世凯登龙位的活动之中。好容易盼到袁记“洪宪”夭折，却又遭逢北洋军阀连年战乱，眼前的现实同头脑里的理想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。从此他心灰意冷，决意淡出政治圈子，转而攻做学问。20世纪20年代初叶，古玩业一度畸形兴旺红火，他又迷上了收藏，跻身古董买卖。可是他终归不是门里出身，有一次看走了眼，倾其所有吃进了两件殷商青铜器的赝品，弄得家产荡尽不算，还颇受旁人嘲讽。一气之下痰火攻心，竟撒手人寰，撂下孤儿寡母先自去了。方中平的父亲幼年丧父，家境也每况愈下。他一咬牙将半倒闭的古玩铺子盘给了别人，得大洋两千元，一半留给母亲，一半揣在身上，十七八岁的后生独自去闯上海滩。在那冒险家的乐园，他凭着聪慧，仗着苦干，先是与乡党合伙开了一家小小纺织厂，盈利后又是几番折腾终于创办了自己的棉纺厂。兴许是九泉之下父亲英灵护佑，他的事业发展得相当顺利。历经十几年的打拼，到了30年代中

期，他的工厂不仅在上海，就是在全国也称得上是有名气的大企业了。正待他春风得意，事业扶摇直上之际，全面抗战爆发，日军侵占了上海。他不愿意同东洋人打交道，将工厂托付给妻子和朋友照管，自己先跑到重庆，后又辗转到达昆明，进了自内地迁来的西南联大当旁听生，正儿八经学起古文史来了。抗战胜利，他返回上海重操旧业，1946年四十二岁才有了独生子方中平。解放后，作为进步的工商业界代表，他受聘担任上海市工商联里一个组的副组长，还当了一届市政协的委员。1956年工商业公私合营敲响锣鼓，不少业主故厂难舍，尽管没有什么指挥权了，可还是有口气就往厂里跑。他倒是豁达，干脆彻底放弃了工厂，靠过去的积累和政府发给的定息回老家明州享清福去了。闲居在家的日子，读读书、临临帖、写写诗，倒也过得有滋有味。就是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，家家缺粮，户户挨饿，他们家的餐桌上仍是没断过大米、白面、红烧肉。1964年的重阳节，他忽然心血来潮，打算轰轰烈烈地庆贺一下自己即将到来的六十大寿。当日便在悦宾楼摆了一桌酒席，请了一帮至亲密友商量过寿的事情。在一片恭维唱和声中，他不免得意忘形，放量豪饮了一通。哪知乐极生悲，他原本患有高血压病，这回猛灌了多半瓶茅台，回到家躺到床上就再没有醒来。父亲去世时，方中平刚满十八岁。

背着个资本家成分的方中平，自初中三年级起申请入团，到了高二还没有被批准的征兆，渐渐地他心中的天平倾斜了。加之失去了整天在一起论古道今、谈天说地的父亲，他的人生哲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以往拼命要求政治上进步的那种劲头，几乎全部转移到古文史的学习上来了。他家中素来藏书甚多，连乾隆十二年武英殿版的线装《二十四史》都是整套，一册不缺。他的记性又特别好，虽说达不到过目不忘，却只要吟诵几遍，便能烂熟于心。一段时间下来，他掌握的古文史知识已远远超出高中生的范畴了。就拿古典诗词来说，或曰：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做诗也会偷，方中平能背诵的历代诗词究竟有多少，连他自己也说不清。班上的女同学齐冰莹出于好奇暗自统计了一下，仅是李白一人的诗他能倒背如流的就超过了百首。

方中平在学校里逐渐变得沉默寡言。除了主课非上不可，余下的时间就往家里跑，跟同学的交往也渐行渐远。他的这种变化，自然逃不过齐冰莹的眼睛。这个齐冰莹，在学校可是个叫得响的人物。她不仅学习成绩挑尖，从初中二年级起到高三毕业班，考试总分在班上就没有下过前三名。而且人长

得乖巧可人，一张古典美人式的瓜子脸，端庄妩媚。那对泉水般清澈的眼睛里，总是含蓄着柔和的光亮。那红润的嘴唇，好像两片带露的花瓣。一头乌黑光洁的青丝，剪得短短的，一直向后拢着，活脱一幅“五四”时期新女性的模样。造物主赐给她的身段也是高矮胖瘦适度，处处彰显出青春的活力，又全然没有一般漂亮女孩的那种矫情与得意。老师、同学给她的评语是：思想进步，学习努力，热爱劳动，乐于助人。这么高的评价自然为她打开了共青团的大门，专职的校团委书记自告奋勇当了她的介绍人。方中平自恃天资过人，学习好，目中无人得可以，可是对齐冰莹不能不另眼相看。他表面上从不表露出倾慕之色，暗地里没有少竖大拇指。特别是有一次两个人打赌，进行背诵唐诗的PK。方中平笃定认为自己稳操胜券，岂料最终硬硬打了个平手。方中平大跌眼镜之余，一股钟爱之情流遍了全身。齐冰莹呢，对方中平也是青眼相加。她懂得方中平需要什么，介意什么，总是在许多场合为方中平入不了团打抱不平。对这一点，方中平尤其是感激不尽的。方中平近来常常缺课的异常举动，齐冰莹是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。当方中平又一次跟自习课拜拜，拎起书包走出教室后，齐冰莹终于忍不住了，她悄悄尾随着一直跟到了校大门外。

“方中平，站住。你干吗不上自习？”

方中平回头见是齐冰莹，故作淡淡地说：“自习自习，自己学习，我回家里一样自学。”

“你老是不上自习，期末考评会扣分的。”

“扣呗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”

“马上就最后一学期了，政治评语现在越来越重要，你千万莫因小失大，影响高考呀。”

方中平当然听得出齐冰莹的话里那充满关心的意味，不禁改用了感激的口气说：“谢谢你的提醒，真的谢谢。”可是话音一落，仍是一溜烟地走了。

凝视着方中平越来越小的背影，齐冰莹眼中闪过一丝半是担忧半是惆怅的神情。回到班上，她脑子里乱得像个麻团，45分钟的自习课连两道俄语参考题都没有做完。

晚上回到家里，齐冰莹憋不住向爸爸齐守仁讲起了方中平的故事。齐守仁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毕业生，曾受业于陈寅恪、闻一多、沈从文等名师。他在学生时代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，解放后担任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，撰写

了大量有影响的理论文章，被公认为是年轻的党内专家。1957年春夏之交，学术界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，开展大鸣大放。齐守仁从一位“二传手”的嘴里，听到了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报告的全部内容。其中毛泽东评点《西厢记》的那一类生动风趣、如话家常的诙谐话语，诸如毛泽东自比剧中的老夫人，谓老夫人将不会再唱上主角，唱主角的应是红娘（毛泽东直言红娘就是周总理、在座各位），不时地激荡着他心底的热流涌动，引发着他思想深处的跳跃与联想。原本就性格开朗、敢讲真话的他，这一下可更是嘴无遮拦了。在一次全省社科界的座谈会上，他打头炮放出了“建设社会主义，老干部不能光吃老本，应该让有能力者多挑点重担”的惊人言论。结果惹恼了一位八级高干，生生被打成“右派”，赶出社科院，下放农村监督劳动。他的妻子性格刚烈，陪伴他到农村不久，连急带气，加上不能适应农村那种艰苦的生活，染上了肺气肿病。那阵子根本谈不上什么像样的治疗，没熬上几个月便丢下一个宝贝女儿含恨而去。妻子的死，给他上了无比深沉的一课。他开始边劳动边总结教训，渐渐地悟出了一条人生哲理：不知深浅，切勿下水。此后，他刻意世故起来，硬是学会了适应迁就外界形势，能够在逆境中求得生存了。以前视作生命的那种知识分子使命感，似乎与他越来越绝缘了。1962年开春，他遭难后重新设立的目标实现了第一步，头上的“右派”帽子摘了，被落实政策安排到明州市第五中学任语文教师。

有了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，学富五车的齐守仁在三尺讲台上把语文课讲得生动活泼、有声有色。学生听他的课仿佛进入了知识的大观园，个个兴趣盎然，收获丰厚。“五中有位语文老师可是了不得”的赞叹不脛而走，很快在全市几十所中学传扬开来。齐守仁博得了学生的拥戴和同事的佩服，生活得安安生生，颇有尊严。从乡镇中学转到省城名校的齐冰莹，像月亮傍太阳，又开始沾父亲的光了。同学们知道她的爸爸就是有名的齐老师，无不争着跟她亲近要好。齐冰莹冰冷了多年的心灵重新有了暖融融的感觉。齐守仁自小崇拜30年代的军旅女作家谢冰莹，故给女儿起名也叫冰莹。齐冰莹升入高中的头一天，齐守仁便语重心长地同她谈了一次话，谆谆教导女儿要牢牢记住两条法则：一是好好学习，追求进步；二是在外面切莫轻易抛出心里话，到啥时候明哲保身都是要顶到头上的。齐冰莹谨遵父训，果然在学校里混得如鱼得水，博得了众人的喜欢。

听完女儿的话，齐守仁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：“那是人家自个儿的事，你操哪门子心呀。”齐冰莹不满意老爸的冷漠，加强语气道：“方中平是个有出息的学生，按他的水平，北大中文系那是篮子里的菜。可现在动不动就旷课，老师已经记录在案，要是因为这么个事情影响了考大学，那多划不来呀。”

齐守仁瞅着女儿一本正经的样子，逗笑地说：“行啰，你给爸说得这么详细，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？”齐冰莹顿时感到脸上有点发烫，娇嗔地回了句：“爸，人家跟你说正经话，看你……”说着倩腰一拧，跑回自己小屋去了。

齐守仁还能不了解女儿？多少年了女儿在家中从来没有讲起过任何男生的事情。今儿个把那个方中平是讲了又说，说了又讲，其中包含的多重意思是明明白白的。方中平这个名字，他曾经在课堂上听一个学生说起过。那个学生当时的表情很逗人，说外校那个方中平有列宁那样的脑袋，古文诗词不知装了多少，哪像自己，《琵琶行》咋都背不过么。那个学生说得无意，齐守仁听得有心。这番话勾起了他多年以来埋藏得很深的心思，顿时萌生了一个想法，准备找个机会见见这个小伙子。现在女儿说起他，不正好是自己瞌睡了，给送枕头来了吗。他心里笑着，冲女儿的房门喊道：“小莹，要不把你那同学约到家里来，爸同他谈谈，看能不能帮他提高点认识。”

这句话，正是齐冰莹所期待的。她像一头小鹿，“嗒嗒嗒”地撞出来，秀美的脸上挂满喜色：“爸坏，心里早备下点子了，还要故意挤对人。”齐守仁亲昵地点了一下女儿的额头：“你这张小嘴呀，比老爸厉害多了。”父女两个一同开心地笑了。

齐守仁的家是个独门小院，那是50年代初他用三千元稿费买的。小院子挺大，房子不多。迎着院门是两间套在一起的正屋，侧面还有两间厦房，一间用作厨房，另一间本来是由齐冰莹住的。自从母亲去世，父女相依为命，冰莹想多跟父亲待在一起，便住进了套房里面的一间。外边稍大的那间，自然成了齐守仁的书房带卧室还兼作会客用。

方中平站在房子中央不足两平方米的空地上，好奇地打量起这间不起眼却蛮有特点的屋子来。房间被书、书架、书桌、单人床和一对简易沙发挤得满满当当的。奇巧的是，满是很满了，可一切都摆放得井然有序，丝毫不见有凌乱的感觉。北边整个一面墙，并列着三个书橱和一个大书架。书橱里边层层叠叠，插满了书。书是按明细分类的，第一个书橱里全部是马克思、恩格

斯、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，其中《马恩全集》的精装本十分引人注目。第二个书橱半边放着1938年版的《鲁迅全集》和中国现当代文史哲著作，另半边则是康德、黑格尔等外国理论家的天下。第三个书橱被古代典籍占得严严实实，《资治通鉴》《辞源（丙种本）》等大厚书把一层层棚板压得弯弯的，形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。最后边那个大书架高处置放着花草盆景，一盆天冬草长得老长老长，像香藤似的垂了下来。那碧绿的小叶子轻轻抚摸着插得整整齐齐的杂志报刊，使得静静的书刊有了几分生气。那张已经是油漆斑驳的写字台，无疑上了年岁。上面摆放着一个大理石的墨水盒，一个显然是古董的小叶紫檀木雕花笔筒，里边插了十几支毛笔和削得尖尖的铅笔。桌面擦拭得一尘不染，一本当月的《红旗》杂志、打开的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和写过字的几页纸，平静地躺在那儿。整个房间的情调氛围既高雅大气，又朴实充盈，豁透出房间主人的胸襟与品味。

“这屋子全靠小莹收拾，所以看起来还算整洁。要是光我自己，只是那些报纸杂志就泛滥成灾，乱成八阵图了。”齐守仁等方中平打量完了，适时插上一句话，恰到好处地夸奖了女儿。

“哪有我的功劳，是爸爸爱好嘛。”齐冰莹边说边招呼方中平坐下，自己则侧倚在爸爸旁边。

“听小莹说，你中国古典文学方面造诣挺深的，是自己喜欢，还是有家庭训呐？”齐守仁盯着方中平的眼睛，开门见山地说。他要全面摸摸方中平的底。

“主要是自己喜欢，不过家父在世时也爱好这些东西，耳濡目染也有关系吧。”方中平不知道齐守仁问话的目的，他是实话实说。

“噢，令尊是专攻古典文学的？”

“那倒不是。他是实业家，开纺织厂的。只是抗战期间，他在昆明西南联大读过几年书，感受名师教诲，爱上了那些东西。”

“令尊在西南联大读过书？”齐守仁的脸色陡然凝思起来，“我也是西南联大毕业的，敢情与令尊还是同窗哩。请问令尊名讳是……”

“家父叫方洞天，严格讲他是西南联大的旁听生。”

“方洞天？”齐守仁抑制不住惊讶与兴奋，霍地站了起来，“就是那个从上海跑出来的爱国资本家？”

方中平点点头。